

T5424/3221

9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22 1939

善利圖序

今試語人

所望而震

獸也則必

不知人生

入利間不

蹠禽獸出

其心已為

揚得意焉

曰汝當為聖人則必駭然曰聖人我

何敢為又試語人曰汝盜蹠也禽

獸然曰我縱不肖何至為盜蹠禽獸

切世止有兩途利則蹠善則舜出善

合髮故處而孳孳為利則儒冠而盜

而孳孳為利則軒冕而盜蹠禽獸彼

盜蹠禽獸矣而猶不自知也方且揚

曰孟氏深為不求放心者哀人而為



盜蹠禽獸也寧不為孟氏之所哀乎哀之而欲  
警之故為之說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  
善之間也馮先生推廣孟氏之意而立之圖翼  
聖一見之而惕然再玩之而醒然三復之而豁  
然夫孟氏利善之說何始乎此虞廷所謂道心  
人心也發端僅分于一念而善之積也則由有  
恒而善人而君子即聖人可到焉利之積也則  
由斧斤而牛羊而梏之反覆去禽獸不遠焉善  
之積也則文學功名盡為舜用而我才濟其美  
利之積也則文學功名盡為蹠用而我才濟其  
惡嗟嗟一流芳百世誰不願之遺臭萬年誰則甘  
之乃一一圖而所為流芳者始自何念遺臭者  
又始自何念昭然若指諸其掌則利與善之間  
可不畏哉可不畏哉乃世之自諉者則曰我已  
為蹠矣難復為舜矣即安于放縱可也不知孟  
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亦可以祀上帝易之  
復卦五爻皆陰一爻獨陽固靜極而動亦惡極  
而善也一爻之善兆而為七日之復故曰復其



見天地之心乎剛長不已復且變而為乾矣純乎天矣向也蹠今也舜矣圖曰從此回心猶可向道此先生示人以復機也世之善人君子或自滿曰吾道德脩矣聲望著矣聖域難到姑寬假可也俄而利心忽入人品心術頓非其初在易之垢五陽之下忽生一陰陰之浸長不盡剥五陽不止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既已為聖一或罔念即流為狂向也舜今也蹠矣圖又曰未成一篲半途而廢此先生示人以詣極也世之

人又或曰吾為善無近舜為利無近蹠柴立乎中央則亦已矣不知人心無中立之理半善而半利終是一利半舜而半蹠終是一蹠譬之過橋者不在橋上則在水底橋水之間應無駐足處圖又曰若要中間立終為蹠路人此先生示人以決斷也然則利轉為善而善必造于聖蹠轉為舜而舜則不復為蹠如是而後不受孟氏之哀如是而後無負先生立圖之意乎且圖之義何祖也伏羲則有八卦圖惟文周孔子能會



之大禹則有洛書圖惟箕子武王能會之周濂溪崛起而接聖脉則有太極圖惟二程張朱能會之此三圖者非賢聖莫解也先生善利之圖固賢聖之秘旨而實愚不肖所共醒惕也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先生之醒惕天下也廣而其善天下也多假令伏羲大禹濂溪復生斯世寧不謂今之圖與昔之圖若合符節哉翼聖謹書諸紳將終身佩焉尤願先生勒此圖于關中書院以詔來學故為之序

附東

世人每猶豫于善利之介蓋不知不為聖人君子則必為盜蹠禽獸耳台臺善利圖大包無外細入幾微觸目警心誰不知懼且于不善者開向道之機于為善者凜鮮終之戒於遲回者破中立之非令人去利去之盡為善為到底若操此以終身何怕聖賢境界不可漸臻學問最患不痛不痒兩頭牽制如台臺



之學問則一刀兩斷切骨入髓非大智大勇  
誰能如斯翼聖三生有幸得遇此圖愚意此  
圖當勒之於闕中書院與白鹿洞教規互相  
發明則學未講而舉目燎然誰肯甘為盜蹠  
禽獸者將許多猶豫念頭登時放下此入門  
直捷路也翼聖且終身佩之珍為百朋豈惟  
翼聖諸學者俱宜書一圖于座右古聖賢諸  
圖皆精微淵奧非上智莫曉而善利圖則理  
奧而形顯賢愚愈受其益直與古聖賢諸圖  
並垂不朽矣翼聖謹擬一序愧無能闡圖之  
微意不知尚有一隙之明可向進否望台臺  
指示而教誨之是荷



馮少墟集卷八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語錄

善利圖

在昔黃虞授受執中之旨穆然尚矣孔子接三代之傳惓惓欲以善人是見然亦罕言利碩戰國何時也子輿氏拯人心以胥溺泣狂聖於臨岐於是提衡舜蹠以危善古利所歸趨豈其有鑿乎精一之竅蓋人心與世道推移如狂瀾莫可



底遏聖賢所為深憂密以訂者憂深故言之切計  
密則防之周故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不  
佞夙不敏嘗從事大賢之門上下議論一日署  
臬秦中獲少墟馮公善利圖說一帙相與印可  
末復附錄以足其義理欲燭乎眉睫幾希示諸  
掌上抉身心性命之微撮濂洛關閩之奧惕然  
有概於衷因撫卷而歎曰道妙無言學本一貫  
孔子不云乎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  
不可以語上也夫既不可以語上矣則中人以

下皆聖人之棄人乎無已形不辨則眎影以察  
裏不着則眎表以端堯舜相傳一中而未始以  
善利分之孔子微言善利而未始併析之子輿  
氏始併析之而未有以圖象之至於圖象之而  
其於世道人心憂且計更何如也乃真謂畫前  
無易耶嗟夫士君子終身學術莫先善利之辨  
善之塗一利之塗則什伯千萬焉一者易得於  
道什伯千萬者則茫乎莫知所之繹公所為斯  
圖也亦有大不得已者在矣



萬歷癸卯中秋穀日汝上張維新書

吾友馮仲好潛心理學自為諸生太學生而已然尋以子丑高第讀中秘書其學益深其養益邃及出秉栢臺東巡齊魯而考德問業者日滋衆具在訂士編中既而青蒲犯顏遺佚歸里與吾黨諸君子講學寶慶梵宇大韻議論不立異亦不蹈常不事元虛亦不涉卑近要以抒所自得敷明宗旨說詳而反約人人有虛往實歸之幸一時學士師尊之廼因答問善利作為圖說

始於毫芒一念終於聖狂千里途岐竟逃其嚴若此苟知回心嚮道却是入聖之幾有令人惕然猛省處至反覆辨難疊疊數千言率旨於味為世教人心慮亦屢已今即高臥西京而蒼生繫望異日者以學術為事功勛未可量也吾離索仲好久恒企交儆之思而把玩茲帙如對切劘因命梓人以公同志則其造詣之閎深淵邃亦足以窺其槩矣

萬歷甲辰孟夏潼關友弟張維任頓首書于巫







善利圖說

或問孟子願學孔子者也孔子論人有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之別而孟子乃獨以善利一念分舜蹠兩途何也曰此正孟子善學孔子處孔子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恒列為四等正所以示入舜之階基恐學者躐等而進耳世之學者徒知以善利分舜蹠若曰聖人至舜極矣學者何敢望舜下聖人一等吾寧為君子已耳或者又曰君子我亦不敢望吾寧

為善人已耳或者又曰善人我亦不敢望吾寧為有恒已耳上之縱不能如舜下之必不至如蹠何苦奴奴然曰吾為舜吾為舜哉以彼其心不過以為聖人示人路徑甚多或亦可以自寬自便耳不知發端之初一念而善便是舜一念而利便是蹠出此入彼間不容髮非舜與蹠之間復有此三條路也君子善人有恒造詣雖殊揔之是孳孳為善大舜路上人孟子以善利分舜蹠蓋自發端之初論也孔子以聖人君子善



人有恒分造詣蓋自孳孳為善之後論也旨豈  
 二乎哉雖然為眾人易為聖人難故學者儘學  
 聖人尚恐不能為君子為善人為有恒若姑曰  
 我寧為君子我寧為善人我寧為有恒其執不  
 至于無恒不止不至于如蹠不止也何也取法  
 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民斯為下理固然也  
 究其初心豈非錯認路徑尚多之一念誤之哉  
 且為善為舜則為人為利為蹠則為禽獸所係  
 匪細故又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玩幾

希二字可見人必至于如舜如禹如成湯如文  
 武周公孔子纔謂之君子存之纔謂之人不然  
 庶民去之則禽獸矣善利之分舜蹠之分舜蹠  
 之分人與禽獸之分也學者縱可諉之曰我不  
 為聖亦可諉之曰我不為人哉或曰一念而善  
 為舜為人一念而利為蹠為禽獸固矣倘學者  
 不幸分辨不蚤誤置足于蹠利之途將遂甘心  
 已乎曰不然不聞孟子山木之章乎蓋人性皆  
 善雖當伐之之後而萌蘖尚在故曰平旦之氣



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又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夫以斧斤伐之之後而尚有此幾希之萌蘖養此幾希之萌蘖而尚可以為堯舜人柰何以一時之錯而遂甘心已乎幾希二字正是孟子提醒人心死中求活處或又曰養此幾希尚可為舜固矣彼牯之反覆夜氣不存者獨無一線生路乎曰有觀孟子不曰夜氣不足以存即為禽獸而猶曰違禽獸不遠謂之不遠尚猶有一線生路在若謂斯人也縱不能每日有平

旦之氣而數日之中亦未必無一時之萌蘖使從此一時之萌蘖回心而向道則牛羊猶可及止耳豈真不可救藥哉惜乎人之諱疾忌醫終身自伐自牧而不知自悔也悲夫或又曰幾希之說蓋為誤走蹠路者發也若幸走舜路者可遂以舜自命而不復求進乎曰不然一念而善是平地而方覆一簣也一念而自以為善是為山而未成一簣也夫未成一簣且不可況半途而廢者乎孔子列有恒善人君子聖人之等正



使學者循序而進毋半塗而廢耳非以君子善人阻其進也且謂之曰有恒必由一筭而為山纔謂之有恒若以善人君子中止而不至于聖人揔謂之半塗揔謂之無恒此孔子所以惓惓致意于有恒也道二之說善利之說欲人慎之于其始半塗之說為山之說又欲人慎之于其終聖賢憂世之心見乎辭矣或又曰世之聰明之士非乏也功名文學之士又不少也豈見不及此而舜蹠云云不亦過乎曰不然舜蹠路頭容易差錯此處不差則聰明用于正路愈聰明愈好而文學功名益成其美此處一差則聰明用于邪路愈聰明愈差而文學功名益濟其惡故此處不慎而曰某也聰明某也功名某也文學何益哉何益哉或者唯唯余因作舜蹠善利圖而為述其說如此云

附錄

鷄鳴之時正夜氣清明之際良心發見之時似只當有善如何又有利不與幾希之說相盪



乎曰鷄鳴一章正為夜氣而發蓋人過了夜氣清明之際到旦晝時紛紛攪擾千態萬狀良心便易蒙蔽無論惶忙奔馳不暇點檢又無論因循混過不知點檢縱有點檢之心亦不得如鷄鳴初起之時清爽明白是以孟子既說夜氣又說鷄鳴而起孳孳為善為利正欲學者趁此夜氣清明之際良心發見之時為之一點檢耳肯點檢便是善便是舜不肯點檢便是利便是蹠

幾希萌蘖從息字未枯之反覆從為字未故萬思默先生謂莫善于息莫不善于為誠篤論也蓋下愚之人乞哀昏夜併夜間亦不謂之息上智之人潛修靜養即晝間亦不謂之為下愚之人無論奔走營為謂之為即夢寐之間恍惚不寧亦謂之為而不謂之息上智之人無論向晦晏息謂之息即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亦謂之息而不謂之為大約上智有數而中人最多夜則息晝則為此人之常情孟



子指點出一息字可謂發前聖所未發學者能常存息之之心能常用息之之功不專靠夜之所息庶乎二六時中盡是平日時之氣象矣到此便是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若旦晝不常用息之之功只專靠夜息則冬夜長夏夜短所息能得幾何又安望其夜氣之存也邪此孳孳為善者正是孳孳焉常用其息之之功處

問晝間息之之功如何用曰昔伊川每見人趨坐便嘆其善學可見靜坐二字便是息之之一法故陳白沙曰為學須靜中養出端倪方有商量處

昔人謂靜坐二字補小學一段工夫余謂靜坐二字補夜息一段工夫

問靜坐二字固息之一法矣然士君子一身多少責任安得日日靜坐曰須從靜坐做起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天地且然况于人乎



杜門靜坐息也。讀書作文歌詩寫字亦息也。與嚴師勝友講道談學用以收斂身心扶持世教尤息之息也。如此常常用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之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才謂之孳孳為善才謂之舜之徒。

幾希字并間字最當警省且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何在果在耳目口體乎禽獸亦有耳目口體果在男女飲食乎禽獸亦有雌雄牝牡飲食果在趨利避害爭強好勝乎禽獸亦能

趨利避害爭強好勝如此則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何在在此善之一字耳故曰幾希曰間者危之也學者果能念及于此自然不容不孳孳為善。

孳孳為善善字是性善善字否曰為善善字即性善之善無二理也。或曰性既是善如何鷄鳴之時又有利一邊可見性還有善有不善矣何以孟子專主于性善曰性原是善的但旦晝之所為牯之反覆是以夜氣不足以存



是以孳孳為利耳豈真性有不善哉不罪斧  
斤而罪無山木不罪牛羊而罪無萌蘖此三  
品之說所以不容已于辨也或又曰性既是  
善如何又待于為曰為善之說是盡性之說  
也鏡本明而塵污之故不磨不見其明性本  
善而利枯之故不盡不見其善故又曰亦為  
之而已矣或又曰果如亦為之而已矣之說  
為誠不可無矣而旦晝之所為為字又以為  
枯亡又以為違禽獸不遠何也曰旦晝之所  
為為字是孳孳為利之為也亦為之而已矣  
為字是孳孳為善之為也孟子恐人懲于旦  
晝之所為為字而併廢其亦為之而已矣之  
為又恐人借口于亦為之而已矣之為而併  
為旦晝之所為是以以此兩為字並舉而對  
言之若曰為善之為既如彼為利之為又如  
此學者慎毋槩以為為是亦毋槩以為為非  
也

問為善當在何處為曰東廓先生云間字要體



認得親切莫作尋常看過視聽言動事親從  
兄從前先後辭受仕止只是一念操舍之微  
中間更無駐足處由此觀之可見為善只在  
人倫日用間非高非遠非卑非近非揚非墨  
非仙非佛

蔡虛齋先生云利不止是貨財但有私已之心  
或有所為而為者皆利也必如此說方透私  
已二字視貨財二字病痛更大貽害更遠且  
如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豈不是善若只要

自家做君子做善人不要大家做君子做善  
人如此存心善乎利乎如此存心凡可以損  
人利已傾人陷人者無所不至矣可不畏哉  
大約財貨之利易見私已之利難知此虛齋  
所以不容已于言也或曰私已誠為利矣若  
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而又要大家做君子  
做善人恐流于兼愛柰何余曰昔羅近溪論  
孝為仁之本至于遇人遇物又安有殘忍戕  
賊之私處其門人亦疑曰此恐流于兼愛近



溪谷曰子恐乎決不流矣吾亦恐也心尚殘  
忍無愛之可流此數語甚是痛快學者不可  
不潛心味之

問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而又要大家做君子  
做善人不知自家一人安能必得大家余曰  
然彼世之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而不要大  
家做君子做善人者抑豈能以自家一人必  
得大家乎自家一人不能必得大家而却要  
大家不為君子不為善人勢必不能徒以自

壞其心術自得罪于天地鬼神而已矣學者  
固不能必得大家都做君子做善人而這一  
念必不可無有此一念便是善無此一念便  
是利故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  
達人又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初學之  
士儘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尚不能以父母兄  
弟妻子奴僕為一體右藉口于兼愛之非而  
不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其流弊又當何如  
孟子曰孳孳為善者舜之徒又曰大舜有大



焉善與人同是孳孳為善者為其與人同者  
也不為其所以與人同者而徒曰我為善我  
為善是舜之善如彼而我之所以為之者又  
如此也天下豈有兩樣善之理其何以為舜  
之徒哉大約叔季之世自私自利之風浸淫  
已久為不善者無論即為善者孳孳到底強  
半只成就得一箇自私自利且如平日看書  
與朋友講論時凡及于己立己達一邊話說  
便覺耳順便覺津津有味更不說恐流于楊

氏為我凡及于立人達人一邊話說便覺耳  
逆便覺意思不合即說恐流于墨氏兼愛如  
門人之疑羅近溪者差不少也不知其恐處  
正是病處如曰不是病處何為不恐其流于  
為我而獨恐其流于兼愛也如此病根浸淫  
已久併自家亦不知不覺耳此根不拔則聞  
見愈廣講論愈多其病痛愈深譬之病寒者  
復用硝黃病熱者復用薑桂豈徒無益而已  
哉宜乎反為不用藥者之藉口也呂與叔云



克已功夫未肯加。吝驕封閉縮如蝸。試于夜  
氣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此先儒已試之  
良方。所以藥天下萬世于無窮者也。學者倘  
有意于善利之辨。不可一日不三復是詩。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何墨氏兼愛不得  
為仁。曰。且先看這體字。孟子曰。人之于身也  
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馬則  
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  
有他哉。于已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

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  
養其大者為大人。可見一體之中自有差等。  
善養體者自當有辨。豈可槩曰兼所愛。兼所  
養。哉。楊氏為我。唯知有我。舉親與民物而置  
之度外。是不知養身之說也。固不得謂之仁  
也。墨氏兼愛。愛無差等。舉親與民物而混之  
無別。是徒知養身而不知考其善不善之說  
也。亦不得謂之仁也。體之一字不明。又何論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哉。吾儒之于天地萬物。



痛痒原自相關等殺又自有辨固不忍置親與民物于度外亦不忍混親與民物于無別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何等惻怛何等斟酌是知養身而又知善養其身之說也如此才與孟子論體字之意合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知體之一字之意則知仁矣知仁則知所以學學為善矣故曰學學為善者舜之徒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學者必嚴于楊墨之辨而後謂之學學為

善而後謂之舜之徒不然為利者無論即為善者而擇術不精雖日孳孳欲至于舜曷繇

批

親親仁民愛物不是仁者分外事亦不是仁者向外馳求是良心自然不容已處正所謂天地生生之心也人得此心遇親自然知親故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稍長無不知敬其兄遇民自然知仁故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遇物自然知



愛故曰吾不忍其觥觶。這原都是自然的良心。不待勉強不容矯飾。正所謂天地生生之心也。只是後來物欲陷溺遂失了良心。所以不惟不知愛物。不知仁民。雖至親亦不知親矣。此後來陷溺之過。非本來無此良心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不過復還此良心耳。豈是分外事。豈是向外馳求乎。至親親仁民愛物間親疎厚薄亦都是自然的差等。豈止親與民物有辨。雖親親之中亦自有辯。故曰

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豈仁者有心分別于其間哉。但學者不察仁者本來痛痒之心。而徒執仁者後來等殺之迹。于是妄分彼此。妄樹藩籬。將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心。一切抹殺。母恠乎。逃墨而歸楊。以便其自私自利之圖也。故學者不明乎天地萬物一體之說。雖堯舜與居亦不能使之逃楊而歸儒矣。

楊氏為我不是後人這樣為我。但只是懲世人



馳騫之病欲率天下為近裏着己之為而不  
 知其親親仁民愛物正是自家近裏着己的  
 工夫非馳騫于親與民物間也丟過親與民  
 物而只為我視天下國家事全與我不相干  
 成何世界故曰無君故孟子不得不嚴為之  
 辯至于它一段痛痒相關之心亦自不可泯  
 不然何不以其道自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  
 也觀于思以其道易天下可見一體之心即  
 楊氏亦未盡泯特楊氏不自知耳着後世之

為我者即以為我之道自私而不以為我之  
 道公之天下全無痛痒相關之意矣豈可與  
 楊氏為我並論至于墨氏兼愛亦未嘗不是  
 但只是不該丟過親親專去仁民愛物非謂  
 民遂可不仁物遂可不愛也丟過親親而言  
 仁民愛物如無源之水如無根之木根源處  
 既薄了更說甚別處厚不厚故曰無父故孟  
 子亦不得不嚴為之辨然墨氏雖薄待其親  
 而親親之良心亦未嘗泯不然何夷子一聞



顏泚之說即憮然動心也。觀于憮然處可見一本之心。即墨氏亦未盡泯。特墨氏不自知耳。後世學者不察其墨氏去過親親之非而遂謂民不必仁。物不必愛。舉親與民物俱置之度外。而曰我不為墨。是又自私自利之尤。尤楊氏之所不與者也。可勝慨哉。楊墨思以其道易天下。而孟子又思以其道易楊墨。此又是孟子痛痒相關。不自私自利處。故孳孳為善者。當于痛痒相關。不自私自利處為之。

可也。

問楊斛山先生人節凜凜一代不知何脩至此。曰先生學問亦從鷄鳴孳孳為善一念未觀其詩有云病潛隱處最難醫。拔去深根思匪齊。舜蹠相懸初未遠。差之千里自毫釐。又云一原萬象皆同有。要把心從此處知善到公時。多少大須知無我。是無私觀此則先生生平大節。蓋有所本云。又問病潛隱處是何病。曰正指私己之病。



私已之病亦有不同。私已之利其病粗而顯。私已之善其病細而隱。必不私已之善而後謂之善。而後不謂之利。

朱晦翁曰：許多紛紛都從一我字生出來。此字真是百病之根。若欲不倒觸處作災。惟也。薛文清亦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為有已。為有已。故計較萬端。惟欲已富。惟欲已貴。惟欲已安。惟欲已樂。惟欲已生。惟欲已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

滅絕。雖曰有人之形。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去有已之病。廓然太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者矣。由此觀之。則二先生之學可知。若不於此處究心。而曰我學晦菴。我學文清。吾豈知之哉。

私已之病。揔只是一忌字作祟。有以小人而忌君子者。忌其勝已也。有以君子而忌君子者。忌其並已也。小人之忌君子。明為擠排毀謗。



君子之忌君子陰為化導轉移故以小人而忌君子不惟天下人知小人之忌君子即君子亦知其彼之忌我也必然避之防之而君子猶得為君子惟以君子而忌君子不惟天下人不知君子之忌君子即君子亦不知其彼之忌我也方且信之從之而君子漸化為小人由是觀之君子之忌君子其流毒貽禍視小人更深且遠也雖然小人無論矣既謂之君子而猶有此忌人並已之心則何以謂之君子嗚呼孳孳為善者固當自克其忌人之心亦慎毋為忌人者所化導而轉移也哉人人能克去私已二字便是青天白日心腸便是海闊天空度量便是光風霽月襟懷便是天清地寧世界何等瀟灑何等快樂故曰善故曰舜之徒

丙申仲冬十有一日余與諸君子講學寶慶寺講間或問及舜黜善利諸章諸君子各據所見互相發明余不肖僭為折衷之雖體認之



功未逮而心思意見亦既竭矣。會之明日漫作此圖而系之以說。至于說之所不能盡者復錄數則附于後。大抵皆會中講語而稍為文飾之者也。錄成曰書此以自勗。併以請正于諸君子。

夫善利之剖豈遠矣。而其乍剖處在幾微。芒忽間倘盱其微而忽之。將歆其鵠而赴之。有不步蹠之武而雁其行者鮮矣。即或作意修持。氣索中道。旋而自解曰。吾縱不得上。儼於舜亦豈得

下。齊於蹠乎。是謂人間世有不舜不蹠之善人也。以不舜不蹠為善。曷异持婢娃之鬘索。賴於九戎乎。故善不悉微。芒終歸岐路。第君子知微。衆人登影人而君子寧幾。玆則又安所馮矣。有馮馮夫子者。出閭道。統之陵。爨愴善途之。凡肺慨人心之。謬。瞋。揭善利之說。示天下而復摹之以圖。使夫登影之輩有所馮而措趾。馬披圖展睛。便知若為善。若為利。若為善而善。若為善而利。擇精而赴。猛世遯而心救。不至起眩微芒。苟



馳千里斯圖之攬精何悶而注益不既溥乎嗟  
嗟善為貞宅為真主乃忽而鑿一利實主反受  
縮受翳焉直至瞻圖會臆沉智始朗如飲消渴  
以燭夜之漿坐久暍於爽颺之宇回望歌顏幾  
成蹶陷不勝晁悸哉而吾師畫圖之心亦不勝  
輪菌而多戚矣

萬歷己酉元旦門人中吳顧昭離頓首撰

自昔未有以析舜蹠之塗廼始于子輿氏子輿  
氏始析舜蹠之塗不有以闡茲象教廼又始于

少墟先生至有象教而先生之心滋戚矣先生  
昔遊中秘而代狩羊稜節誼固表表于時要亦  
一本于正學而不以標異濂洛關閩之緒則毅  
然以身荷之庸能一日忘斯世而世顧岐路爭  
馳也于是始穆然為是圖焉無事汗牛充棟而  
聖狂燭于眉睫幾希示諸掌上盖真非有道不  
能也故雖以蚩蚩之氓按形思義曉然若執燭  
龍而示之塗有虞氏之芳躅善反之則是矣昔  
子輿氏獨晰其理未晰其象先生晰其象而併



晰其理亦大有不得已者在矣若其詳則有先生之說與諸名公之序具載于帙余又何贅焉  
萬歷丙午季穉華下後學宜論謹書





生... 萬歷丙午... 後... 宜... 論... 書... 公... 命...





